

關於悟洞—— 我們思辨的所在

文／魯信光（親子團高雄一團奔鹿團導引員，自然名：大冠鷲）、
圖／吳順興（親子團高雄一團奔鹿團，自然名：棕熊）

1 07年12月奔鹿團集會，第二梯次上悟洞，八個孩子（三女、五男），來到距離市區一百多公里之遙的那瑪夏區。

其實立冬已久，山區已有寒意。每年都來的小鹿們，連著來了好幾年。導引員如果包含探勘，一年內至少就來了二次。我們和這片天地、這間名之為「悟洞」的資材室相處，也和分會長四方竹彼此陪伴與對話。幾次的來回，總是看到、聽到大小夥伴們如何收穫滿滿，甚至一去再去的，也大有人在。我們從來不懷疑，此刻天地伴我、山林惟我，對前輩、長輩的提點，總是心懷感念。

「這次的主題，就定為：『觀察與思考』。」第一天抵達時，四方竹說。中午用完自備的午餐後，幾個男孩用樹枝石頭在前院丟擲些什麼，被喝止了。原來，今年此地人面蜘蛛大爆發，隨處可見結構精美的蛛網，遂成男孩們調皮的目標。一問，男孩嘖嘖著答：「好玩。」隨後，四方竹領著我們沿著林道上行，五分鐘左右，看到路旁左側山坡上被砍斷殘留的香樟樹主根，那是幾年前山老鼠的惡行。而我在跟著歎息、惋惜之外，並不真確知道，少掉一棵大樹，除了生氣、傷心，還能想些什麼、做些什麼？或者，這片山林之中，少掉一棵大樹，真的就怎樣嗎？四方竹指著粗大



的殘根說：「這樹再生的樹芽，因為近旁的雜木蔓生擋去日光，也許因為這樣，樹芽沒能茁壯，我們現在把遮去光線的樹清除。」

整個下午，我們清出了一片天。週邊的細小雜木、香蕉樹之外，主要需移除貼近這香樟殘幹的一棵中形樹。男孩們和四方竹輪流鋸、砍。我帶著女孩們清理、切分落下的枝葉，以便搬運至屋後供柴燒。過程中，我們一度懷疑天黑前鋸不斷這樹了。它倒下時，我們有些驚訝於它的沉重，應該有數百公斤重吧。「那我們不是跟山老鼠一樣嗎？」孩子問著。這問題，到第二天才得到解答。我們基於搶救香樟而砍下這棵不知名的樹，又合力推下林道，置放於悟洞小屋前。天色暗了下來，孩子們分工搭帳時，有一中年男人來關心我們砍下的樹，表明是鄰近的地主，溫和有禮。四方竹和他聊了原委，我在一旁張望，看這地主開一小貨車，車斗整齊放著中小徑寬的原材。他隨後點頭，迭聲祝福而去。晚餐是肉粽，生火煮了大鍋湯，每個人分工處理著悟洞的日常，參雜著打鬧、鬥嘴、聊是非，以及偶而出現的自律。



餐後等著柴燒熱水輪流洗澡的空檔，是這一天的靜默書寫。孩子們回顧這一天，寫下感想、感動，或提問。

記得去年來悟洞做些什麼？思考：什麼叫「好玩」？火光中，我和四方竹聊著劇烈變遷中的社會、悟洞造屋哪面牆未及夯實，如今得重做等等話題。前輩一心恆毅地燃燒熾旺的荒野之火，時時映照我胸臆間若隱若現的微光。聽著孩子們時而嬉鬧時而沈靜，幸福嗎？當然是的。次日清晨，食畢自備的早餐。接著是我們的自然觀察課，上行林道，來到昨日的香樟山坡。「這裡，仔細看它的根系，外觀向下、向前延伸，可以想像土地中的根也許深到很遠、很廣，至少這一片小坡，是靠著這棵大樹緊牢固穩實。」四方竹說著。我們這才恍然大悟。這樹，之於鄰近的微生態系，原來是一個守護者般的存在。而我們昨天闢出一片生天，是為了讓氣息奄奄的殘根還有機會回復生機。考慮了二年所做的嘗試，誰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



大樹護守之地，歲歲月月形成豐富多樣的生態。然而，一旦遭難或自然老去，受庇蔭的物種將如何因應？廣袤的大地，永遠上演著華麗與蒼涼的戲碼。再上行數十公尺，遇一步道岔路，淺淺的谷地樣貌，與剛才所見已有差異。四方竹留下孩子們自行觀察討論。大人繼續上行至梅林處。此時梅花尚未開，這梅林洽是一向陽坡地，植被一片枯灰，只間雜少許綠意。這枯灰的雜草，是除草劑造成的。「剛才這一路，高低三處植被，有何不同？比較一下，想想為什麼？」四方竹持續地提問著。十點左右，我們回到悟洞小屋收拾營帳，中午前，孩子們學習如何劈柴、生火，午餐後打理整齊。二天當中我們一起勞動、學習，孩子們能領受幾分，誰也計較不來。只是，我真心覺得，這裡維持著未完成，也許是好的。這未完成的種種，隨時提醒著我們，關於教養、環境、甚至關於我們自己，仍是長路迢迢。🌱

